

醫國宗必讀

(上)

雲間李士材先生著

精校醫古文讀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明

陳九韶先生

編

上海南路馬三路南河馬北路印局書記新堂文會

全書二冊

定價四角

# 徽瘡秘錄

交通既繁人事益夥紛  
紜擾攘垢穢乃滋徽毒  
浸淫於今為烈治法百  
出率務其標蘊毒自深  
良堪憫歎明海寧陳九  
韶先生殫心此症獨探  
秘奧詳審完善近鮮其  
匹書傳東瀛彼都人士  
視同拱璧本局輒轉搜  
得付諸影印以廣其傳  
歧路南針奚須另覓哉

實售七

函購  
寄費  
九分

自序

余惟文人之舌思若泉湧詞若藻發可以鞭雷驅電繡虎雕龍縱其才之所之而無所不極若夫醫宗則不然呼吸存亡之變埒於行師轉盼補救之功同於澍雨雖有懸河之口驚筵之句固不如本性情考墳索率典常以揆方叶神化以通微之為得也且書以詔來茲言之當則濟世之航不當即殃民之刃自非研幾循理宏採約收曷能抉神聖之元開斯人之瞞乎嘗考古之著醫書者漢有七家唐九倍之得六十四宋益以一百九十有七兼之近代無慮充棟然全匱玉函之精而六氣之外不詳天元玉冊之密而拘方之詞多泥孝忠亂錢乙之撰完素假異人之傳上谷之書久湮睢水之法偏峻況其他乎俚者不堪入目膚者無能醒心約者多所挂漏繁者不勝流覽蓋余究心三十餘年始知合變而及門者苦於卓也襄所著微論諸書未盡元旨用是不揣鄙陋纂述是編顏曰必讀為二三子指南會友人吳約生偕其弟君如見而俞之曰寢益得中化裁盡變明通者讀之而無遺珠之恨初學者讀之而無望洋之嘆其可秘之帳中乎遂捐貲以付之剞劂而嘉惠學者以亟讀余曰讀書之難難在輪扁之說齊桓也不徐不疾有數存乎其間余之為此書也僅為渡河之筏耳若夫循其糟粕悟其神理默而成之存乎心解余不能喻諸人人亦不能得之於讀余是書者無為輪扁所笑則幾矣友人聞而俞之而命余弁其首

崇禎丁丑春仲李中梓識

凡例

一是刻卷本內經凡先賢名論與經旨翼贊者收採無遺間有千慮一失匪敢臆說妄評咸以經文正其偶誤具眼者必能鑑也

一方書充棟非繁而不決即簡而多漏者也是刻洗盡浮辭獨存精要約而實該使學者一覽無餘更不必他求矣

一脈訣即舊刻四言賦今改而刪補者居十之七俾初機便於誦習然限於字句有未盡之意則以註釋詳之另補心參一帙或抒獨得或摘名言皆診家當亟聞者也

一藥性賦舊刻每味止有一句豈能盡其用乎茲者仍用賦體有用必詳少則三四句多至十餘言復加註釋期於詳盡并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傷寒邪氣慘毒頭緒繁多小有不當同於操刀茲者簡要詳明方法大備闢千年之慕無張暗室之明燈

一病機先祖述內經為之註釋次採集名論參以管窺更加圈點係證名用□緊關用○辨證用△獨得用◎訛弊用—使讀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醫案二十年來案帙頗多茲摘其稍異者附於病機之內僅百一耳

一古方最多有相類者有險僻者有漫布者概為刪去但以切要者載在各證條下蓋已千有餘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 瀛經堂詳校醫宗必讀目錄

## △卷一

讀內經論

讀四大家論

古今元氣不

同論

富貴貧賤治

病不同論

腎為先天本

脾為後天本

水火陰陽論

不失人情論

疑似之證須

辨論

用藥須知內

經之法論

藥性合論

乙癸同源論

辨治大法論

苦欲補瀉論

行方智圖心

小膽大論

仰人圖

伏人圖

改正內景臟

腑圖說

四言脈訣

脈法心參

色診

△卷三本草上

八草部一百七種

人參

地黃二種

天門冬

麥門冬

白朮

蒼朮

甘草

黃耆

遠志

葛蒲

萎蕤

薯蕷

薏苡仁

木香

石斛

牛膝

菖蒲

當歸

芍藥赤白

丹參

五味子

沙參

玄參

苦參

知母

貝母

紫苑

百合

天花粉

續斷

木通

澤鴻

車前子根葉

篇蓄

燈心

草薢

白蘚皮

金銀花

甘菊花

升麻

柴胡

獨活

羌活

細辛

茺蔚子

荆芥

防風

薄荷

乾葛

白芷

紫蘇

藁本

天麻

香薷

黃連

胡黃連

龍膽草

何首烏

桔梗

藿香

白豆蔻

草豆蔻

草果

肉豆蔻

縮砂仁

玄胡索

鬱金

薑黃

蓬莪术

京三稜





瘡瘍	驚	憇	怒	健忘	不得卧	不能食	汗	黃疸	霍亂	嘔吐	八	七	九	一	二	三	五	六	八
----	---	---	---	----	-----	-----	---	----	----	----	---	---	---	---	---	---	---	---	---

瀛經堂醫宗必讀卷之一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新安吳肇廣約生父參 姪孫李廷芳衡伯父訂

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軒轅知人而臟腑別經絡敷命曰三  
墳而內經其一也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八卷素問化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黃帝  
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與岐  
伯鬼臾區等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闡發玄微垂不朽  
之弘慈開生民之壽域第其理道淵深文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粵考  
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  
經分其餘緒至於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為太素全元起列為訓  
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為次註元之滑伯仁摘而為鈔近世馬時有發微鶴臚有  
吳註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五清訛者復不少  
選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黃帝謂雷公曰覽觀雜學別異比類通合

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為世所怨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賤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于性命之故達於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交參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熊氏于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理義以為開尊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使爾焚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于千古之邈斷不能矣將威威虛虛而遺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為罪人尚欲為鼎湖之勲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即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如

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杲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同四大家以  
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摭拾適相發明也仲景  
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為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  
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於用刃故立三百  
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論療皆冬月  
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  
月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證有不夭枉者幾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窮春溫夏熱  
之變而謂六經傳變自淺至深皆是熱症非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即內經所謂必  
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傷寒雖繁劇之  
症仲景倡論於前守真補遺於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  
起而詳為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脈大內傷則氣口脈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  
傷惡寒得就溫煖即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厲  
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

內傷手心熱於傷內之中又分飲食傷為有餘治之以枳朮凡勞倦傷為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上亢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於前丹溪補遺于後無餘蘊矣嗟乎四先生在當時於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郤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者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于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于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于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於清降譬之侏儒觀場為識者笑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為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非丹溪之過不善學者誤丹溪也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平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為主氣為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氣養血為急

血為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斂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涼不膠於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次不滯於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於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於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 古今元氣不同論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疎言之拆舊料改新房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氣之不同也嘗考五帝之壽咸踰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夫人在氣爻之中宛爾一小天地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故東漢之世仲景處方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豈非深明造化與時皆行者歟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臨證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

以傷氣血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血克盈則百邪外禦病安從來氣血虛損則諸邪輒百病叢集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寧知投藥少至虛者即虛虛者即死是死于醫藥非死于疾病也古語為之戒曰病猶可療藥傷最難醫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若執成方或矜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特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於病也所在神奇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於病也亦所在神奇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徵四失論曰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藜藿苟充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藏府恒嬌藜藿苟充者藏府恒固曲房廣廈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

難于故富貴之疾宜于補正貧賤之疾利于攻邪易而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仕受攻立齋所療多富貴故仕受補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寧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齋南方宜爾尚屬偏見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人當以方宜為辨稟受為別老壯為衡虛實為度不得膠於居養一途而概為施治也

### 腎為先天本脾為後天本論

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本之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為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腎腎應北方之水水為天一之源後天之本在脾脾為中宮之土土為萬物之母腎何以為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蕊一莖即臍帶蓮蕊即兩腎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藏既成六腑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

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腎故腎為藏府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腎脾何以為後天之本蓋嬰兒既生一日不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腸胃涸絕而死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猶兵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萬眾立散胃氣一敗百藥難施一有此身必資穀氣穀入于胃灑陳於六府而氣至和調於五臟而血生而人資之以為生者也故曰後天之本在脾上古聖人見腎為先天之本故著之脈曰人之有尺猶樹之有根枝葉雖枯槁根本將自生見脾胃為後天之本故著之脈曰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所以傷寒必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衰必診衝陽以察胃氣之有無兩脈既在他脈可弗問也治先天根本則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壯水之源以制陽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主以消陰翳治後天根本則有飲食勞倦之分飲食傷者枳殼丸主之勞倦傷者補中益氣主之每見立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議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說而後可以窺立齋之微耳王應震曰見疾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毋耗氣精遺勿濶泄明得个中趣方是醫中傑此真